



赵孟 绘苏轼像。 頰故宫南熏院旧藏苏辙画像。

□耿全

兄友弟恭一直是儒家提倡的传统美德，这一点在宋代文学家苏轼、苏辙两兄弟身上得到了彰显。

- “岂是吾兄弟，更是贤友生”

苏辙小苏轼两岁，18岁那年，与苏轼同科高中进士，一生为官。据史料记载，苏辙“幼从子瞻读书，未尝一日相舍”。少年时“从子瞻游，有山可登，有水可浮，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”。苏辙是高调的弟弟：“自信老兄怜弱弟，岂关天下无良朋。”苏轼也曾说苏辙“岂是吾兄弟，更是贤友生”，“嗟余寡兄弟，四海一子由”。兄弟二人丰神俊秀，芝兰同芳。

苏轼、苏辙兄弟一生宦游，40多年里，“不相见者，十尝七八”，多是凭借鸿雁传书，感慨离合。苏轼在杭州任期满后，因苏辙正任职济南，就请调山东密州，以图相邻。《沁园春·孤馆灯青》这首词便作于此时，词前有小序：“赴密州，早行，马上寄子由。”神宗熙宁九年（1076）十二月，任密州（治所在今山东诸城）知州已满两年的苏轼接到了改知徐州的任命，离开密州，赶赴徐州。第二年正月底，苏轼经潍州、青州第一次到了济南。当时苏轼的好友李常正在齐州知州任上，并赋诗相迎。一同迎接的，还有苏辙的三个儿子苏迟、苏适、苏远。苏轼未能在济南见到分别7年之久的弟弟苏辙，因为苏辙已于此前十月返京铨叙。但有三个侄子及好友相陪，苏轼仍是十分高兴。

- 为济南名士题写“读书堂”

二月初一这天，苏轼行经位于王舍人庄的张揆故宅，手书“读书堂”三字。不久后，当地人即据苏轼手书刻石为碑。该碑高四尺五寸，宽一尺九寸，字径一尺二寸，至元太宗七年（1235）元好问游济南时尚存。后来，该碑不知何故被埋入地下。

张揆，齐州历城人，进士出身，是北宋时期历事三朝的重臣，与兄张揆齐石。张揆于熙宁七年（1074）去世，享年80岁。那一年，苏辙初任齐州掌书记，参加过他的葬礼并写有挽诗。尽管正史上没有详细介绍苏家与张家的交情，但苏氏兄弟的题字和挽诗足以说明，他们对张老先生的景仰和敬重。范纯仁、王临先后知齐州事时，均有诗镌碑立于堂前。读书堂在当时成为人们瞻仰的处所，足见张氏兄弟名重当时。

明万历初年，王舍人村民在修房挖宅基的时候挖出了“读书堂”碑，被运到明府城里的历城县学，后又被移进县学文庙大成殿内。苏轼手书“读书堂”碑在县学文庙安稳地呆了400多年。上世纪60年代，历城县学文庙已经成为县学街小学，在扩建操场时，县学文庙大成殿被拆掉以腾空间，“读书堂”碑不知所踪。

在李常的挽留下，苏轼在济南盘桓了一个多月。此次济南之行给苏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他在作于哲宗元祐二年（1087）的《将至筠，先寄迟、适、远三犹子》一诗中，曾深情地忆及此次济南之游：“忆过济南春未动，三子出迎残雪里。我时移守古河东，酒肉淋漓浑舍喜。”直到熙宁十年（1077）二月底，苏轼、苏辙兄弟二人才得以在澶濮之间（今河南濮阳）重逢。

- “闻济南多甘泉” 而来

苏轼是来济南看兄弟的，苏辙则是来济南看山水的。

来济南是苏辙由来已久的愿望，他曾说道：“始余在京师，游宦贫困，思归而不能。闻济南多甘泉，流水被道，蒲鱼之利，与东南比，东方之人多称之。会其郡从事阙，求而得之。”于是，宋神宗熙宁六年（1073）夏，时年35岁的苏辙由陈州（治所在今河南淮阳）学官改任兴德军（治所在今济南）掌书记。苏辙因慕济南甘泉流水而来，可是当他初到济南时，却正赶上齐州“大旱几岁，赤地千里，渠存而水亡”。加之齐州灾民遍野、强盗四起，社会秩序很不安定。苏辙一到任就忙得不可开交。

苏辙在齐州任掌书记期间，齐州的前后三任知州皆姓李。苏辙在济南的三年与三任李姓知州相处得十分愉快。

第一位是李师中，字诚之，宋应天府楚丘（今山东曹县）人，熙宁六年（1073）九月由登州改知齐州。李师中也十分喜爱历下的“山川泉石之胜”，甚至有“复老于此”的想法。李师中在齐州知州任上待了不到半年，就于熙宁七年（1074）二月移知河间（今属河北）。担任齐州知州的时间虽然不长，却也颇有惠政。这一年，苏辙的幼子苏远在历下出生。因适逢寅虎年，苏辙为其取乳名为“虎儿”。正在赴密州知州任途中的苏轼听说此事后，立即作《虎儿》诗一首为贺。苏辙接到苏轼的诗

之后也作了《和子瞻喜虎儿生》一诗相和。

李师中之后，天章阁待制、右谏议大夫李肃之继任齐州知州。李肃之担任齐州知州的时间较长，亦颇有政绩。城东的闵子祠，府城西门外的泺源石桥，都是在李肃之任上修建完毕的。熙宁九年（1076）二月，李肃之因病辞官。

不久，苏辙昔日在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同事李常继任齐州知州。他乡遇故友，苏辙自然感到十分欢喜。公务之余，苏辙经常和李常结伴出游，相从甚欢。

●苏辙的大明湖情缘

苏辙在齐州任掌书记期间，留下的诗文数以百计，其中题咏济南风物的诗歌作品多达数十首。苏辙曾于初春徜徉在大明湖畔，兴致勃勃地看农人踏藕：“春湖柳色黄，宿藕冻犹僵。翻沼龙蛇动，撑船牙角长。清泉浴泥滓，粲齿碎冰霜。莫使新梢尽，炎风翠盖凉。”

也曾在炎热的夏季泛舟于湖水之上，饶有兴趣地观看渔人捕鱼：“西湖不放长竿入，群鱼空作淘河食。渔人攘臂下前汀，荡漾清波浮两腋。藕梢菱蔓不容网，箔作长围徒手得。逡巡小舟十斛重，踊跃长鱼一夫力。柳条穿颊洗黄金，会缕堆盘雪花积。烧薤香橙巧相与，白饭青蔬甘莫逆。食罢相携堤上步，将散重煎叶家白。人生此事最便身，金印垂腰定何益。”

还曾在秋季煮食采自湖中的芡实：“芡叶初生绉如谷，南风吹开轮脱毂。紫苞青刺攢猬毛，水面放花波底熟。森然赤手初莫近，谁料明珠藏满腹。剖开膏液尚模糊，大盎磨声风雨速。清泉活火曾未久，满堂坐客分升掬。纷然咀嚼惟恐迟，势若群雏方脱粟。东都每忆会灵沼，南国陂塘种尤足。东游尘土未应嫌，此物秋来日尝食。”

苏辙和曾巩一样，将自己对历下山水的喜爱之情毫无保留地倾注在了诗句中。以至于清代大诗人王士禛在读了苏辙诗作之后，禁不住感叹道：“其于吾州亦不薄矣。”

北宋神宗熙宁九年（1076）十月，苏辙结束了自己在济南三年多的宦居生活，离开济南赴京，等候吏部铨叙。两年后，“乌台诗案”苏轼罹祸下狱，苏辙倾其所有，上下打点。苏轼得救后，苏辙与兄同遭惩治，被贬官外放。公元1097年，苏轼被贬谪到海南儋州，苏辙被贬谪到广东雷州。五月十一日，两人相约于广西滕州见面。这一年，苏轼60岁，苏辙58岁。六月十一日，兄弟二人分手作别，直至苏轼五年后病歿常州，再无缘相见。